

藝文叢書之三

歐洲均勢與太平洋問題

陶希聖著

書 叢 文 藝

題 問 洋 平 太 與 勢 均 洲 歐

一 境 環 際 國 之 戰 抗 期 二 第 一

著 聖 希 陶



3 0663 8151 2

版 出 會 究 研 文 藝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藝文叢書總序

在這個國家民族危急的關頭，我國的人民一般的感覺到我們社會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縝密的檢討及精細的研究。我們唯有檢討研究自己才能了解自己，唯有了解自己才能尋找出建立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同時，現在我國有成千成萬的國民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發生了無限研究興趣，提出了許多問題來急待解答。然而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之下，許多青年卻失掉了求學的地方；幸而未被敵人蹂躪的地方亦因種種關係不能繼續供給青年以求學的機會；而一般的民衆在這時期亦因各種文化機關的停辦或遷移而喪失了他們精神食糧的儲藏所。但是這個際會正是他們需要智識，需要精神食糧最強烈的時候。

我們鑒於這個大時代的需要來源的乾枯，決定約請國內的學者專家共同撰著一種叢書，每冊自三萬至六萬字，對於我們國家民族過去及現在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作一種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這一種叢書所擬研究與分析的問題非常之多，舉凡有關我們國家民族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中國整部文化的各方面，都希望能夠顧到。這種叢書是供給一般青年及民衆閱讀的，希望能夠對於我們國家民族獲到一些基本認識，發現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複雜性，提出若干具體而急待策應的問題來，激起其研究中國企求認識中國的興趣，以期在任何地方，執行任何職務，都能隨時隨地檢拾問題而加以研究與分析。

我們的國家民族現在是在建立自己的途程上邁進，在這途程之上有幾個指路的南針：

第一、中國的文化根本上是一都缺少政治色彩的文化，因此要針對着這一方面努力，研究怎樣才能凝結中國的個人及家

族單位使其成爲一個有機的團體，怎樣才能在中國樹立真純的優美的民族主義的根基，怎樣才能使這個民族主義發揮光大，普及於全民族每一個份子的心田裏，激動他們的政治興趣與熱力，以期中國能在波濤洶湧的世界政海中屹然生存，保持着自由平等的獨立的地位。

第二、在建立現代國家的時候，政治制度方面所需要的是怎樣才能使一般人民與國家政府結成一氣，共同奮鬥，國家離開了人民便無以生存，人民失卻了國家也不能生存。達到這個上下聯繫的方法只有實行民主政治。在各種政治典型之中，唯有民主政治才能適合我國當前的需要，我們唯有走民主政治的路線才能夠救亡圖存。但是我們卻並不要求一步登天跳到普及民主政治的終極，因爲這是事實所絕不容許的。我們只要認準了目標而一步一步地踏穩住腳向前走去。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徒有其表而乏其質的民主政治是虛偽愚昧的政治，絕對不能擔當建國的重任。同時，所謂民主政治也不是西方十九世紀與放任主義解成一氣的民主政治。人民固然需要自由，但要清晰了解自由的真諦，要的是有組織的自由，自由不容流爲放縱而中傷了政府的效率。篤愛自由過甚的人往往流爲無政府主義者；但無論何人現在都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狀態之存在是對於敵國外患最有利的條件。

第三、政治建設的基礎是經濟社會的確定，而經濟建設的南針是工業制度的形成。在一個尚在農業及手工業時代，經濟基礎尙相當於歐西中古時代的社會裏，侈談爭辯西方的工業管制的各種主義是倒果爲因的現象。爲充裕我們國家民族的民生，爲鞏固我們國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工業制度的急速確立是必要的條件。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在現代的世界生存，唯有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才能使其人民的生活優美繁榮。我們現在要具備工業國家所產生的武備來抵禦外侮，我們卻同時

缺乏製造這種武備的工具及購買這種武備的資財。在這個畸形的狀況下，一般的人民自然是呻吟於租稅負擔的重壓之下。然而爲保護人民不受外強的殘殺蹂躪，政府又不得不徵收重稅來置備必要的現代武備。這是一個最尖銳的矛盾，其唯一的出路自在充裕民生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充裕民生的不二法門即在盡量利用天賦給中國的寶藏。

第四、工業文明與現代科學是相輔而發展的。自然科學建立了工業的基礎，工業的發展又促成了科學的進步。中國的工業制度要在最近期內樹立起來，科學的提倡是必須同時兼顧的。現在科學的主要點在其方法與精神，這種方法與精神不只限於學術與技藝的研究，而在其應付一切事理的基本態度，不只在對付自然，並且在對付人類的社會。一個具備科學精神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簡潔地講來是不迷信任何沒有根據的符咒。我們不必諱言，中國現在是一個百孔千瘡的國家；對於這個病人我們卻不是在尋求一劑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開這種藥方的人，無論中外，已經太多了，而中國的症候依然。據社會人類學家的研究，尋求百病皆醫的仙丹靈藥來醫治一個人的身體或一個社會的弊端是野蠻的初民的社會的辦法，具有最粗淺理性的個人及最簡單文化的社會都會了解這是絕不可能的幻想。這是科學的精神；這裏沒有符咒，沒有迷信。

本着這四種認識，我們敦請各位專家爲本叢書撰著。這種叢書是用深入淺出，簡賅而深切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的。各位撰著者都是對於各個問題有湛深研究的人，但他們卻不是眼光狹隘，西洋人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專家。」在分析解剖他們個別的問題之時，並不是只看見眼前的一個角落；在他們的腦海中飄浮着一幅整個中華國家民族的圖畫，以這整幅的圖畫爲背景描繪他們所擔任的一草一石。這裏沒有絲毫的成見，一切的意思都是從客觀的科學的分析研究出來的。

同時這一套叢書不只是供戰爭期間的需要；我們很奢的期望，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在我們國家走上建國途程的時期，仍

然能夠陸續地一冊一冊的刊出，源源不絕的供給我國的青年與民衆以這種的讀物。我們不能以整套叢書的目錄奉告讀者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

我們感謝各位作者的熱忱使這種叢書成功。我們十分歡迎讀者盡量的批評，就是最不客氣的批評亦當虛懷接受。同時我們更希望讀者能與我們通訊，作任何方面的指示與建議。我們是以這種坦白真誠的態度擺在讀者前面的，企盼讀者也能以這同樣的態度來教正我們。

陳之邁
吳景超
陶希聖

編者謹識（二十七年三月漢口）

目錄

自序

- 一 抗戰半年中的國際形勢……………一
- 二 集體安全的破壞……………五
- 三 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八
- 四 國際的又一幻想……………一二
- 五 國際新均勢的構成……………一五
- 六 日本的歧路……………二〇
- 七 集體安全並不絕望……………二五
- 八 中國不在國際和平圈外……………二八
- 九 歐洲政局的變動……………三〇

一〇	德國突變中的國際局面	三五
一一	兩種樂觀方法	三八
一二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四一
一三	歐洲形勢的緩和	四四
一四	德奧合併與英意談判	四七
一五	國際大勢與中國的外交路線	五一
一六	英意協定簽定以後	五五
一七	日本外交的煩悶	五九

自序

——中國人對國際形勢的看法——

世界的和平或是戰爭，有兩個關鍵。一個關鍵是中國，一個關鍵是中歐。中國的民族國家如不能獨立自主的生存，世界的和平就不能夠維持。中歐的各國如不能安定，世界的和平也不能夠維持，歐美各國不能不注意中國的抗戰，中國也不能不注意歐洲的安定。這是必然的。換一句話來說，我們的抗戰，對於歐美的局面有很大的影響。歐美的局面對於我們的抗戰也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歐美各國要研究中、日的情勢。中國也要研究歐美的情勢。

我們怎樣研究歐美的情勢呢？我在這裏不想說搜集材料和整理材料的方法。我想說的是我們研究歐美情勢的眼光。換一句話說，我想說的是我們用什麼立場來看歐美的事情。

第一個立場，是愛國的立場。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正在抵抗日本的侵略。我們中國人正在保衛中國民族和國家的生存。我們中國人正在為中國打仗。我們中國人打仗，是為了自己

的民族，爲了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要由於這個立場，來看歐美的情勢。我們要看歐美各國的政策，以及歐美各國之間的變動，究竟是不是對於我們的抗戰有利。舉一個例來說，歐洲如果能夠安定，英、法、俄國就有工夫和力量來管太平洋上中日的問題。這是有利的。如果歐洲不安，英、法、俄這些國家都要忙着應付歐洲的局面，沒有工夫和力量來管中日的問題，這就是不利。由中國的立場來看歐美，祇有很切實的看他們的政策和國際的變化有利或是不利於中國的抗戰。這裏面沒有什麼玄妙，沒有什麼神祕，也沒有什麼幻想。

第二個立場是抗日的立場。中國當前只有一敵人。這個敵人就是日本。侵略我們領土的是日本。破壞我們主權的是日本。燒殺我們同胞的是日本。我們的努力，是在對抗日本。爲了對抗日本，我們要減少日本的幫手。爲了對抗日本，我們要加多我們的幫手。在太平洋上，我們的幫手是英國和美國。我們與法國、俄國也是朋友。如果德國、意國能夠守中立，能夠不幫助日本，我們一樣看做我們的朋友。除了日本以外，我們不預先仇恨任何國家。我們不無故仇恨任何國家。

第三個立場是獨立自主不偏不倚的立場。這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要加多中國的幫手，一方面

不倚靠任何一個集團或是任何一個國家世界上各國彼此之間只有利害的關係。主義集團像德、意、日法西斯集團和英、美、法民主集團都是空洞的名詞。陣線外交像德、意、日侵略陣線和英、美、法和平陣線都是想像的理論。真實的國際關係只是利害關係。我們的抗戰要運用各國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我們的抗戰不可把空洞的理想當做實在的力量來依靠。

第四個立場是民族國家高於一切的立場。我們的民族國家正在打仗。我們的民族國家是一個弱國，正在和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打仗。我們的民族國家正在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這時候，我們研究國際情勢，是要一心爲了民族國家打算。我們決不可自欺，也不可欺人。我們不能夠爲了引誘青年加入一個黨，引誘青年加入一個派，弄一個幻想，或是作一個騙局。這樣的方法只有引導民族國家走上一條危險的路。我們因此不願意宣傳何國出兵，也不願意宣傳何國打仗。如今無論何國，都在準備打仗。同時無論何國也都在避免打仗。我們斷不可專看他們準備打仗的一方面，以爲他們要出兵了。我們也不可專看他們避免打仗的一方面以爲他們投降了。說俄國出兵是錯了。說英國投降意大利也何嘗不是錯了。這些錯誤，都是由於黨派立場。如果我們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

就不至於自欺，也不會欺人。

如果我們站在剛才說的四個立場，來研究國際情勢，我們一方面能夠得到很客觀，很正確的結論。我們一方面也可以很有益於國家的抗戰。我們用這四個立場研究所得的結論，不獨是我們的心得，並且應當拿出來供給大家的參考。我們拿研究的結果供大家參考的時候，又應當免除兩種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把希望當做事實。這種文章在現今是很多的。譬如有些人，希望英國和意大利的談判不成功，便作出文章，說英意談判在事實上不成功。其實英意談判現在有很大的進步。又如有些人希望各國組成兩大陣線，便作出文章，說德意兩國的合作怎樣堅固。其實德意兩國不過互相利用，在利害關係上是不會合作得好的。德國併吞奧國，實際上只是促成意國和英國、法國接近。這些文章，都是把希望當做事實，甚至於希望他們的希望變成事實。

第二個錯誤是造出幻想來引起大家的樂觀。有些人雖然明白知道國際情形不是很樂觀，故意造出一些幻想，來說得樂觀些。在他們的用意，以為樂觀一些的說法，可以助長國人的戰爭精神。

這種用意是不錯的，這種方法是錯了的。今天我們造出一個幻想可以叫人樂觀假如明天大家看出這個幻想只是幻想，不是事實，大家一定從樂觀一變變成悲觀。今天越喜歡，明天越失望。這是很蠢的方法。

我以為研究國際情勢，要用愛國的眼光，民族獨立自主的立場來下手。研究所得的結論，要忠實的傳達於國人，以為抗戰外交的參考。

578.18
399
2

歐洲均勢與太平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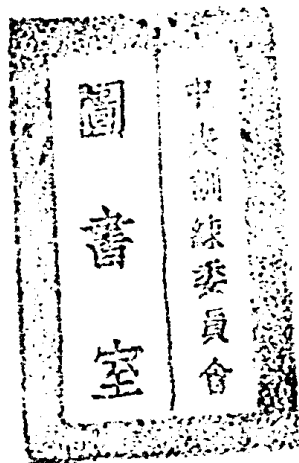
——第二期抗戰之國際環境——

一 抗戰半年中的國際形勢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政論第四期。



(南)



半年抗戰的國際環境，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來敘述。第一時期是七月底到九月底。第二個時期是十月至十二月。第三個時期是一月到現在。

一 第一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的國際形勢，是世界各強國個別注意並同情中國抗戰。當然最積極的是英國。英國在表面上雖沒有多少動作，實際上處處為中國作聲援，並且為中國向各友邦作活動。在經濟上，英國與中國有幣制的關係，又有南方的鐵路與各種投資的關係。在法律上，英大使受傷事件，英政

一 抗戰半年中的國際形勢

一

府向日本的抗議，在國際法上，開一空戰下非戰鬥員與戰鬥員分別的先例。最消極的是美國。美國有具體的表示，說無論世界上何處有了戰事，美國決不捲入漩渦。日本是必須受武力制裁纔可以中止侵略的，但美國的國策是不作戰。有同情而沒有多大貢獻的是法國。他在友誼上有最好的表示。他在天津、上海法租界有幫助的地方很多。最順利的是俄國。他與中國訂立了不侵犯協定，卻聲明決不參戰。他在中國文化界取得了聯俄運動，但決沒有進一步的助力，但中國始終認定俄國是軍事政治上最有希望的同盟者。供給軍火很多的是德國。德國供給我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軍火，並指責日本，不許利用日、德對蘇協定來侵略中國。即便是意國，在當時也還守中立的友誼態度，並對空軍有相當的幫助。總之，在第一個時期，中國雖然不能得到列強參戰的希望，但列強對於中國的抗戰都有同情和援助。

二 第二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的國際形勢，是愛好和平的列強傾向集體援助，德國調停，意國惡化。這時期列強對中國最有集體援助的表現的舉動，是九國公約會議。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在歐洲各國的動機

並不十分良好。國聯既不能解決中日問題，祇好推到另一個會議去嘗試一下。歐洲各國既無方解決中日問題，祇有期待美國的合作。當美國從消極一轉而為九國公約會議裏面最積極的一國。歐洲都希望他能夠負起太平洋問題解決的任務。但是美國受了過分的期望，怕引起國民的反感，以為美國要作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的犧牲，也不敢有切實的動作。在會場裏外，俄國的論調很積極，但行動很消極，引起英、法、美的失望。爲了組織小組委員會，他的主席代表竟然回國。當時德國雖不參加會議，但聲明書上表示對中國的好感。他以為九國公約會議必定失敗，他準備在會議失敗以後，願盡調停中日問題的任務。態度惡化的是意國，他在九國公約會議正開會的時候，加入防共協定。他的代表在會場裏公然袒護日本。他在會後承認滿洲國。

三 第三個時期

九國公約會議本身雖然失敗，但國際和平運動卻由此更進於具體行動的階段。日本沒有和平解決太平洋問題的決心，因他不出席會議而表明於全世界。各國集體行動的不可能，也表現出來了。與中日問題有關係的各國，不得不個別決定自己的辦法。這時期俄國的不動，確實表現出來。

這個表現，使中國國內期待中，蘇互助協定者，以及宣傳俄、蒙出兵者，受了很大的打擊。這個表現，使太平洋集體安全失去了支持的力量。比較有解決太平洋問題的把握是英、美的合作。英、美合作雖還不能夠很密切，很具體。但英、美在太平洋上海軍的聯絡，從新加坡海港築成後，英國海軍的大操，及美國在太平洋大操的準備，可以知道兩國有孤立日本的企圖。英、美與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勢力均衡，是中國外交唯一有望的出路所當把握。而英國能夠在太平洋上施用實力，以與美國合作，又必須安定歐洲。他安定歐洲的方法是英、德的接近。他企圖把德國拉到他的懷抱裏來。德國的外國投資，英國有其一半。德國的現政府幾年來受英國外交提攜不少。英、德的接近，本來是可以做到的，英國又企圖以龐大的實力，求英、意的妥協。本年三四月間如意大利不打英國，必將與英國妥協。因為英國的空軍在六七月間即將壓倒意大利的空軍。在這時期英國力求與意大利妥協，也是可能的。如此，英、法、美的世界外交中心，將使日本不得不在太平洋上讓步，中國的外交政策從此可以找到路線了。

二 集體安全的破壞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民意第二期——

英、美、法、俄兩年來傾向並倡導的集體安全制，現在是在破壞的途中了。

破壞的主因，是她們一面雖準備戰爭，一面卻避免戰爭，不肯打仗。中國爲了國際和平與集體安全，打了四個月。她們的表示，除了軍火有一部分賣給我們以外，只有同情與希望寄給我們。我們知道，同情與希望並不能遏制敵人的礮火。

隨中國的完整主權與領土的破壞，集體安全制是在破壞的途中。國際聯盟早已過去，更是不必說的。

今後的必然趨勢是什麼呢？中國只有再估定今後國際必然的趨勢，才有前途。可是今後的必然趨勢究竟是怎麼呢？

第一個可能的趨勢是英、美、法、俄等國，看得出中國的破壞或滅亡，足以使國際和平無法挽救。他們決意在中國堅苦奮鬥的正中間，以經濟與軍事來制裁日本的侵略。這樣可以把集體安全再建起來。中國在這樣的活動的裏面，不獨可以立國，並且可以得到一部的解放與發達。不過這個趨勢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四個月抗戰並沒有搖動英、美、法、俄任何一國的算盤。我們雖然用宗教的熱情去期待她們，她們的計算是科學的。她們不能用大的代價，救小的利益。因為她們眼前不能挽救小的利益，她們將來要付出的代價是一定更大。但是她們管不了將來。集體安全制即令破壞，他們將另尋途徑。他們不是完全沒有新的途徑可尋，不過中國在這中間吃下了很大的眼前虧。

第二個可能的趨勢是國際陣線的完全改造。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一二侵略國把集體安全制完全打破之後，國際的關係是必然完全改變一回。各強國目前的國際陣線，是基於一時的利害，不是基於永久的利害。利害變更，國際的分合就要變更。眼前可以看出的，在和平陣線方面，英、俄的關係如不更加接近，便要更加疏遠。在反和平陣線方面，德、意的關係也是一樣的。假如英國眼見中國的完整將要破壞，捨棄中國政府而直接與日本去折衝，則英、俄的關係便要更加疏遠。假如英、

俄兩強爲了制止東方的戰事，向德國讓步，以緩和俄國西顧之憂，並拆散德意的同盟，則德意的關係便要動搖。爲中國着想，德國的動向是很重要的。英、俄的分手，不利於中國。德、俄的緩和，不利於日本。

在這個動搖轉變期間，中國的國際路線是時時要用敏銳的眼光，撥開幻影，把握現實，來訂定的。前年的觀察未必合於今年，去年的觀察未必合於今年。上半年的觀察也未必合於下半年。現實是在變動不停之中的。

三 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

——二十七年一月五日，掃蕩報、大公報、武漢日報——

國際形勢變了嗎？沒有。國際形勢沒有變。

各國的情形，一樣的是一面準備戰爭，一面避免戰爭。因為各國都準備戰爭，世界大戰總有一觸即發的形勢。前年的戰機剛剛過去，去年的戰機又到了，去年的戰機又過去了。在前年各國戰爭的機運的一到一去，有亞比西尼亞的滅亡，與西班牙的內戰，在去年的戰爭的機運的一到一去，有中國的被攻被侵，由多數國家的援助，一轉而成了沒有一個國家切實援助的境遇。這種過程是不變的。

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強國，爲了維護和平而增加軍備。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到了和平要受破壞的時候，必定起來作和平的運動。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知道和平不可分。每一個愛好

和平的國家都知道沒有武力是無法制止戰爭的。但是他們都自覺戰爭的危險，是他們自己負擔。戰爭的結果，他們全勝，他們受了巨大的消耗。他們全敗，或是殖民地要再受分割，或是和平的建設要受損害。他們除非不打，一打就是世界戰爭。在形格勢禁的世界形勢裏面，大戰一開，勝敗是不可知的。可知的是科學的戰爭要毀壞經濟以至於國民的生命。所以他們寧可用律師，不願上法庭。抗議也可以，恐嚇也可以，無論如何不肯任意把世界大戰的主力戰的一幕，揭了開來。這種國策是不變的。

每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如果是一個強國，都看清了那壞破和平的國家，雖然用起戰具，發動軍隊，祇敢向抵抗力最弱的地點進攻。那樣的國家在現時一樣沒有揭開主力戰爭的一幕的勇氣。打來打去，只打那弱國與半殖民地。無論那樣的國家口裏說的是反這反那，手上的槍礮只是向弱處開火。所以愛好和平的強國，無論如何，還感不到心臟受攻的危險。危險縱大，也只在皮膚或衣服或屋子的右舍左鄰。緊張是緊張的。防護是防護的。要動干戈，總還很遠。這種態度又是不變的。

國際形勢沒有變嗎？國際形勢是變了。

兩年以來，歐美愛好和平的國家從各種的相互矛盾裏面，找出一條集體安全的道路出來，他們企圖以集體安全的政策，結成國際和平的壁壘。他們想用這個廣大的壁壘，保障國際的和平。兩年之中，每一個戰爭，必把這個壁壘整理嚴密一下。日本打中國的一戰，更把國際和平的旗幟打得鮮明起來。

中日五個月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了歐美列強的弱點，硬逼得他們走到大戰的旁邊。二十天來，各強國的態度明白了。英國說：「英美的合作，是解決太平洋問題的關鍵。」但是他不出兵艦到遠東來。法國說：「我不希望英國出兵艦到東方，因為這樣就增加法國在地中海的負擔。」美國說：「日本非受武力制裁不可，但我的國策是不打仗。」俄國說：「俄國不能超越英、美、法而單獨行動。」日本到這時，不恤以三番四次的道歉，穩住了英、美。於是集體安全的政策破壞了。

中國的開仗，開在集體安全的集體尚未鞏固之時。到如今，集體安全的集體已經破壞了。到底中國仍然是單獨作戰。單獨作戰是不變的。集體安全已從發展而轉為破壞。這是變了。

今日的國際變局，第一是蘇俄的孤立。他因為孤立，所以對於出兵，始終是持重的。他的外交國

策是很堅定。他對於中國始終是很誠實，他在五個月以來。從來不向中國作超過事實上可以做得到的範圍以外的諾言。中國國民是很諒解的。

第二是英、德乃至英、意的接近。今年新年的日子，英國已經宣布他接近德、意的政策了。英、德、英、意的接近。一面指出日本的同盟的減弱。一面又指出英、日兩國的關係已有了重新確定的動機。

第三是英、美的合作。這一點是五個月苦戰的唯一收穫。英、美的合作，對於日本有加深他的外交困難的效用。日本因為英、美的合作，在太平洋上是孤立的。日本被迫，將不得不對英、美重新確立他的外交政策。

代集體安全而起者，將來是國際的新均勢。國際陣線一時又轉變成了各強國重新尋覓勢力均衡的趨勢。這一點是我們要銳敏的注視的。

四 國際的又一幻想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武漢日報——

中國今日在存亡生死的關頭，言論界一面固然要鼓勵戰氣，一面也應當叫一般國民明白現實的情形，擁戴政府，決定國策。用幻想來蒙蔽和引誘國民，是不能持久的。用幻想來引起國民的熱望，其結局不過是促起國民的失望。幻想是會被事實打破的。

言論界在過去曾經一度用蘇俄出兵參戰，引起國民的熱望，於今熱望的事實到那裏去了？今又有一種幻想，以為英、日兩國的鬭爭，還要加強加緊加急，我以為這個幻想是又要被事實打破的。

列強一面準備戰爭，一面避免戰爭，國際形勢因此總是一張一弛的。從各國準備戰爭的緊張的方面看去，大戰總像是要爆發的。但若從各國避免的弛緩的方面看去，每到兩強國高度衝突的

時機，接着便有一個緩和的局面到了。堅定的社會科學常識可以五個月一貫不變的判斷蘇俄不會參戰。堅定的社會科學常識於今還是判斷英、日之間沒有戰爭。

英、日之間不獨沒有戰爭，兩國相互的對策，現正在變更的路途中。在英國，一方面貪圖中、日戰爭開始以後，歐洲局面的苟安，不願中止中、日的戰事。一方面又想利用歐洲苟安的局面，把歐洲的矛盾停止下來，以使他全力應付中日的戰爭。從這兩點來看，英、日兩國的確是對峙的。但是，英國爲了解歐洲的矛盾，不恤犧牲一點利益，力求對德、對意的接近。同樣的，她爲了保全東方的利益，也未嘗不求對日本的緩和。她出艦東方的議論曾經一度熱鬧過，到如今這種議論又到那裏去了？這不是對日本緩和了嗎？尤其要知道的是英國要緩和德、義和自己的突衝，必須中、日之間衝突。可是如果英、日之間因爲中、日衝突而大大的衝突起來，德、義對他的要挾一定是更凶狠的。英國爲安全歐局，需要的是中、日兩國衝突，英、日兩國緩和。猶之乎俄國爲了安定自己，需要的是中、日衝突，俄、日緩和，正是一樣的。

同時，英、美的合作，使日本不得不向英取緩和的政策。美如不受日本的誘惑，日本對美緩和，就

要對英緩和。日本如不願孤立，他一定要對英、美讓步。所以日本的南下的攻擊戰，也就拖延下去了。巴拉案也就以日本四次道歉了結了。英國的商船被炸案也沒有引起很大的波折來。

總之，列強希望的是中日衝突，同時希望他們自己對日本緩和。他們以中國的抗戰為機緣，緩和他們的矛盾，尋求他們的均勢。因之，國際大勢已經是和局，只有中日之間是戰局。

中國並不是不為國際和平而戰。中國所以為國際和平而戰，是因為國際和平是中國民族生存的條件。中國之戰，到底是為了中國民族的生存。中國決不能為了國際的苟安而犧牲民族的生存。如果我們明白了這點意義，我們在集體安全破壞以後，各國尋求新均勢的如今，外交政策是應當再檢討的。

五 國際新均勢的構成

——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掃蕩報。

一 新均勢的三個信號

近來國際形勢，很清楚擺在我們的面前，有三件事情。

(一)是蘇俄不參戰。這件事情本來是沒有問題的。單就條約關係而論，蘇俄與法國的互助協定只適用於歐洲。德國和日本的協定是適用於歐、亞兩洲的。俄國如果動兵，德國一定要響應日本。法國便無須乎幫助蘇俄。再就事實而論，日本的反共，名爲反共，實是侵華。近來日本反英不反俄的政策更是漸漸顯明了。俄、日的戰爭在俄、日兩國都是不必要的。德國的反共，名爲反共，實是防法。德國要擺脫凡爾塞條約的鎖鍊，必須抗法，無須戰俄。俄、德的戰爭在俄、德兩國是不必要的。再就建國的體制來說，蘇俄的社會主義體制與列強是有不相容的地方，他用十年的和平外交政策，才把列

強共同對抗的戰線解散。他現在如果突出於英、法、美三國以上而有單獨的戰爭行動，徒然把英、法與德、日的矛盾給轉變成為妥協了。尤其是英、法與德國現正在妥協的途中，蘇俄的單獨行動得不到任何強國的諒解，其結果必為德、日、波蘭所困。蘇俄並不是神，仍然是人類的社會組織，那裏不能瞻前顧後的打算呢？這個不參戰的態度，五個月來為宣傳口號所蒙蔽。截至新大使來到中國，才弄得清清楚楚。

(二)是英、美與蘇俄不合作。英、俄的合作是中國最希望的。英、美的合作也是中國最希望的。現在，英、美是合作了。可是英、美、俄的合作是不可能。英國的首相這樣說。法國的外交部長也這樣說。英、美與俄國不能合作，在蘇俄方面是形成孤立。孤立的蘇俄，只有退守在和平的外交政策下面，決不能單獨作積極的戰爭或明白的援助中國戰爭。英、美與俄國不合作，在英、美方面的意義是傾向於和平解決，而不傾向於武力行動。不過他們知道，和平解決的後面，必須有兩種力量，一是中國有抗日力量。二是他們有制日的力量。所以他們一面談和平，一面作武備。這武備並不是立刻便要作戰的，乃是用來作和平解決的後盾的。

(三)是英、德與英、意的妥協。在英國，雖然一面埋首整軍，一面仍然作和平解決太平洋問題的打算。英國的政策是在兩極端的中間。一極端是算盤主義。一極端是大英帝國主義。爲了大英帝國的保全，固然須用武力。但是武力的使用，有兩項算盤須要打一打。第一項是爲了保護他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例如在中國的利益）與他作戰所用的海空軍費比較起來。這一項算盤，在一九〇〇年曾叫他放棄了中國的特殊勢力範圍，改取門戶開放政策。以後他的自治殖民領地的設立，都是同樣的算盤主義。第二項是現前的軍備是不是可以應付太平洋戰爭，還加上地中海意國的牽制在內？這兩項算盤打不過來，英國只有取和平外交的手段。首先他利用中日戰爭的時候，要把日、德意的同盟拆散了他。本來這個同盟是不很堅實的。在日本，名爲反共，實乃侵華。侵華必與英國相對峙。在意大利，名爲反共，實亦反英。意大利的反英，不過是爲了經濟財政的困難。雖反英終不能遠離英國金融資本主義的手掌。在德國，名爲反共，實乃對抗法。俄協定。德國在經濟與外交上都是受英國的提攜的。因之，英國便從德國入手，又向意大利妥協。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經濟戰英」乃至於併吞中國的領土，都得不到德、意尤其是德國的支持了。英國穩住歐洲而拉住美國以向日本

交涉的局面，很顯然是在進步之中了。

這三個事實，指出些什麼來呢？一方面集體安全的陣線破壞了，一方面反共陣線又在動搖。英、法、美的世界外交軸心，正在安定歐洲，孤立日本，拋開蘇俄。這個動向，是尋求新的勢力均衡的動向，不是維持集體安全的動向了。

二 轉和局爲戰局

在這個動向之下，國際大局是和局不是戰局。日本乘這個國際和局，想把中國打倒屈服的程度，以與英、美相抗衡。國際和局之中，只有中、日兩國的戰局仍然發展。這個發展，是日本造成的，也是英、美各國希望不要即時休止的，只有中國竭力支持中、日的戰局，國際新均勢才有建立的可能。倘如中國中途屈服，則均勢的建立就又起波折了。

在中國，外交政策應取轉國際和局爲戰局的方針。然而這個方針之下的努力，效用是不大的。國際的戰局本有兩個動機。第一是蘇俄參戰，第二是英國出兵艦到太平洋與美國共同制日。這兩個動機如今去了一個半了。蘇俄不戰，祇贖下英、美與日本還在對峙着。美國的參戰在外交政策上

及軍事實力上都不想像。只有英、日的戰事，還有一線的幻想。這幻想又必須日本海軍的南下政策通過了政府才行，如果日本從海上封鎖香港並攻擊廣州，則英、日的關係，必定緊張到張伯倫不再有工夫打獵的程度。倘如日本不南下，英國一定不東進。國際局面仍然不是戰局。

中國繼續抗戰，也是轉國際和局爲戰局的一個動力。這個動力可以使國際局面時時緊張起來。但是究竟各國自己的算盤能不能因此而有另外打法，仍然權操各國之手。不過，中國的抗戰，時時能夠把他國的算盤改打一兩橋。尤其是英、美，已經爲中、日的戰爭牽到不能下臺的地步。不過，若不是蘇俄參戰，這個局面終久是歸結到和平解決的前途的。自開戰以來，國內人士尤其是左派人士對於蘇俄參戰，有極高的期待，這是很有道理的。

今後的外交政策，不應當再用各種期待外國的想望做條件。今後的外交政策除了轉國際和局爲戰局以外，應當有獨立自主的中心精神，以民族國家的生存爲立點，運用國際局面而不爲國際局面的犧牲品。這個原則是當取的。說到內容，還得大家詳細討論。

六 日本的歧路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發表了一個聲明書，隨後政府發言人和近衛自己的談話，幾於每天都有一次，最近議會裏面民政黨及各黨的質問，很叫近衛內閣爲難，日本政府於一月二十四日又說出四個要點。這些談話聲明乃至於質問和解答，總括起來看看，可以表示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混亂，是動搖，是自相矛盾。

一 基本的矛盾

在許多的矛盾的裏面，日本政府現在正陷於一個基本的矛盾之中，這個基本矛盾是什麼？矛盾的一面是日本對英、美的緩和，一面是日本對中國國民政府的強硬，這兩點是互爲矛盾的。

日本爲什麼要對英、美緩和呢？我在一月四日發表的「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裏面，說出日

本在英、美的合作之下不得不對英、美緩和，因為英、美的合作，在太平洋上使日本陷於孤立，英國在歐洲緩和德、義，尤其是德國，又使日本很不容易得來的防共同盟國和日本分離，日本沒有打盡世界的決心和能力，只有對英、美求緩和了。

對英、美求緩和，便難於對國民政府強硬，爲什麼呢？國民政府與英、美的經濟關係是很密切的，美國在中國投資，據赫爾發表的信札，有二百萬萬美元，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別的不說，只是南部的鐵路，法幣制度，就是中國可以抗日的經濟命脈，日本兩三年來打破法幣制度的企圖迄未停止，華北的自治運動以及蘆溝橋事件本身的動機，一大部分是爲了破壞法幣的，日本今後對國民政府要打到底，不可避免的，要打破法幣制度，其方法是天津、上海以後，使偽中央準備銀行混亂法幣，再將中國的津海、江海稅關，減低日貨的稅率，把中國的貿易均衡，不能再建。日本要打到底，又必須打盡國民政府的根據地，以前一二八時代，國民政府的經濟根據地是在上海，所以上海被困以後，國民政府就不得不屈服，現在國民政府的經濟根據地是內地。而國際通路在西南，日本如打內地即長江腹部，如打斷西南的通路，他正打了英、美的經濟利益，尤其是英國的經濟利益。

在這一點上，日本要打國民政府，而緩和英、美，是自相矛盾的政策。打國民政府就打着了英、美，緩和了英、美就不能打國民政府，這個矛盾，決不是一紙聲明書能夠解決的。

二 其餘的矛盾

在日本國內，這基本的矛盾，反映爲陸軍與海軍兩方政策的差異。海軍的南下政策，要打英國的東方海上利益，末次內相在御前會議以前的狂言，就是南下政策的表現。反之，陸軍是主張北進的，如今陸軍的北進政策，已經完成了夢想。陸軍已經佔領了他想要佔領的中國北部內蒙、冀、魯、晉，在陸軍一定要想取其所得，再不願因海軍的南下，而把他們陷入第二度的難關。所以日本陸軍的政策改爲緩和，而海軍的南下企圖在御前會議裏面被抑制下去了。

這基本矛盾在日本國內又反映爲資本家與軍閥的衝突，東四省的取得，在日本資本家看來，已經是個負擔，不是利潤，如今二十六萬萬又去了，並沒有把中國屈服下來。所以日本資本家的代言人在議會裏，以過度的高調責備軍部，說他不能完成使命，倘如再戰，資本家又要再籌四十萬萬的經費，而四十萬萬的作用，正在於打破英、美在中國的利益，惹起四十萬萬也不能收拾的國際嚴

重局面。因之，政黨想乘此時機，拿外交來壓軍事。如果軍部的軍事侵略受了英、美合作的壓制，即是說，日本的政黨可以壓制軍部了。

三 解決矛盾的不可可能

緩和英、美，在日本國內，是政黨打擊軍部，陸軍抑制海軍。緩和英、美，在日本對付中國國民政府是一個不能實現的政策。這個矛盾，好比天秤的兩個錘子。緩和英、美的一端如果重了，其結果日本必緩和國民政府。如果打倒國民政府的一端重了，其結果日本必打了英、美，尤其打了英國。

現在正是日政府的天秤的兩端都重了，要把天秤的橫樑打斷，而仍然不能得到定點的時候。所以每天都看見他的發言混亂，爭辯無禮。在近衛內閣也想到一個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樹立中國「新政權」。假如所謂中國新政權可以立刻強盛到能夠打擊國民政府的程度，日政本策的矛盾就勉強可以得到解決。可是日本的願望很難實現。第一這個新政權并不能對抗英、美，因為新政權的話對於國際是無效的。第二，這個新政權決沒有控制中國的力量，也不能打破國民政府的控制。如要他控制中國，仍然要日本再增兵再深入。換句話說，日本還是要打了英、美才行。

在這個英、美軸心的世界外交局面裏，日本很難打到底，日本對於中國，除了樹立新政權一條不好走的路以外，仍只有撤兵言和的一條路。我們且看他的政治家是不是有指導和控制軍人的能力。

七 集體安全並不絕望

——二十七年二月五日，政論第三期——

在十二月下旬，我曾提出一個問題。國際局面的發展，是集體安全的恢復與保障呢？還是集體安全破壞了，國際間將構成新的勢力均衡呢？在我看，國際新均勢的發展，有充分的可能性。反之，集體安全制的希望是很少的。一個月來，事實告訴我，這個推測是不錯的。主張集體安全制的英、俄兩大國，在行動上，在言論上，都證明集體安全制是破碎了。

集體安全制在未破以前，和已破以後，愛護和平的國家應有不同的作法。在未破壞以前，集體安全制對於侵略國是一個牽制。等到侵略國果真打破國際和平以後，倘若有保障集體安全制的義務的國家，不能運用實力來保障他，他只有破壞的一條路了。

說到保障集體安全制的實力，有經濟制裁與武力制裁兩種。經濟制裁在今日的世界，不獨意

大利一國反對，德、奧、匈各國，北歐、瑞典等七國，南非各國，南美各國，以及美國的資本家，都是反對的。英國的首相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告訴我們說：「破碎的國聯不能保障集體安全，實行經濟制裁。」最近幾天，英國的外交當局說：「英國不願主張煤油制裁，因此顯與美國的希望不合。」法國外交當局的話更是澈底，「經濟制裁甚至煤油制裁，連嘗試也可以不必。」這樣的情形，指示我們說保障集體安全制的經濟制裁是不可行的了。

武力制裁更做不到。英國外交當局在去年年底宣佈外交的原則是三條。第一條是尋覓和平解決的方法。第二條是當與友邦合作，（所謂友邦乃指那以不戰爲國策的美國。）第三條是以實力保持英國的領土。（很顯然的，日本並不攻擊英國的領土。）這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實力制裁是無限期保留起來的。至於俄國，不戰是確定的國策。不獨俄國聲明不戰，他在中國的代言人一月以來，改變其俄國出兵的宣傳，而不許人說俄國出兵。說俄國出兵的人，他們說是日本人漢奸或托派。從左派這種口氣，我們更可以斷定俄國不會用武力來保障集體安全的了。

保障集體安全的兩種手段，都不存在，集體安全的破壞是沒有問題的。雖然中國左派不許我

們期待俄國，雖然我們早已斷定俄國不出兵參戰，我在今本要說出下面的話來。

如果英、美、法、俄等國還要集體安全制存在或恢復，他們應乘國聯開會的今日，以有效的方法制止日本的侵略。有效的方法并不必是作戰，但若英、美、俄之間能夠取同一步驟與態度，不要像以前那樣逃避責任，就是有效的方法的一個重要前提。

不過我還要預測一下。即令他們這樣做了，也並不就是集體安全制的發展。今後的大勢仍然是以英、美、法三國為軸心，緩和意國，拉住德國，以與日本作和平解決的嘗試。這樣的活動，即令俄國這隻大熊不在北方雪地裏吃菓子，也不過是國際均勢的尋求。集體安全沒有實力保障，是不會發展的。無論用什麼名詞都不相干，實際的事實仍然無法爭辯。

八 中國不在國際和平圈外

——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武漢日報。——

近來有一種論調，以爲中國的抗戰，「不應當把國際和平作犧牲。」這話是說，中國只應該單獨抗戰，不應當挑起英、日與俄、日鬭爭。這話是說，如果俄國參戰，就是國際戰爭，不是國際和平。這種論調是荒謬的論調。

中國不在國際和平的圈外。日本打了中國，就是國際和平，中國爲了民族國家的生存，又爲了國際和平，乃以弱國而奮起抗戰。中國深知，如國際和平沒有保障，中國民族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中國深知，國際和平非以實力不能保障，中國不得不竭盡五年來在舉國咒罵之中準備的一點實力。中國如此，列強當然也應如此。愛護和平的各國應當知道，不施用實力以制止日本的侵略，不足以保障國際和平。如果以爲中國卽令滅亡，只要他們能夠不受侵略，就是國際和平，這是把中國放

在國際和平圈外。縱令英、法、俄、美有人這樣淡視中國。中國人是不應當這樣看的。中國人斷不致喪心病狂把中國放在國際和平圈外。

這回國際反侵略和平運動，受了全國國民的支持，這種大運動表示中國是國際和平的一環，這種大運動把那些把中國放在國際和平圈外的詭辯打碎了。

今日中國的國際環境是很艱難的。各國對於經濟制裁，軍火供給，以至於實力協助，都很吝嗇。中國當然感受很多的失望和痛苦，可是，中國國際的矛盾仍然是有利於中國。最明顯最有力的要算英、美海軍在太平洋上的合作，可以說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事情。在英、美與日本在太平洋上趨向於均衡的形勢之下，中國不獨不亡，並且有取得民族獨立國家完整的具體可能性。

國際和平陣線雖然沒有具體的鞏固，中國的抗戰一樣有保障國際和平的意義。中國不在國際和平圈外。中國固守了國際和平的一環。

九 歐洲政局的變動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最近歐洲有幾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人事變動。他們的人事變動，同時就是政策的變動。德國國防部長伯倫堡去職，使國社黨打破了國內牽制的力量，又做出冒險的行爲，如果取奧國的三項原則的協定，如承認所謂滿洲國。英國的外交部長艾登去職，引起國內各黨間很大的風波，和世界各國很大的震動。兩件事情對於中國都有影響。兩件事情都在發展之中，我們現在還不能下最後的判斷。我現在祇就國際的大勢上來作一個推論。

在一月五日，我說過這樣的話：「今年新年的日子，英國已經宣佈他接近德、意的政策了。英、德、英、意的接近，一面指出日本同盟的減削，一面又指出英、日兩國也有重新確定政策的動機。」這幾句話語指出來的事實，今日都在更加具體更加明白的進行。英、意談判就是更具體更明白的一個

邁步。

英國妥協意國的政策是確定的。艾登與張伯倫的意見不同，並不是反對英、意妥協，乃是反對英國作無準備的即時談判。什麼是有準備的非即時的談判呢？英國近年來在地中海上受意國新海軍新空軍的威脅。英國因此無法阻止意國征服阿比西尼亞，也無法派遣海軍到太平洋上牽制日本對中國的戰局。英國自去年年初已決定整理海軍。今年又埋首擴大空軍。空軍的完成，在今年六七月間。預料到六七月間，意大利就要受英國重大的威脅。所以意國不肯等待到那時再和英國在和戰生死關頭談判，現在就向英國提出即時談判的要求。艾登反對英國接受這種要求。張伯倫主張立刻開始談判。這裏要看英、意談判有沒有保證，和意國是不是誠意讓步。張伯倫在這時發表墨索里尼一個電報，指出英國開始談判，並不是投降意國。這樣看來，英、意妥協是有把握可以成功的。

法國內部有些黨派贊許張伯倫的作法，還期望英、意妥協的同時，法、意應有同樣的談判，成立英、法、意聯合陣線以孤立德國。這種意見使我們知道英、意妥協，有減弱德國的突進的效用。張伯倫

急迫的走這一着，對於德國控制奧國的行動，當有重大的影響。

德國的國社黨控制國防軍，重取冒險的政策，對於歐洲的局面促起巨大的風波。但在這時，我們看不見英國、法國直接制止德國的行動。反之，英國一方面妥協意國以孤德國，一方面以去年代表英、法訪問希特勒的那位哈利法克斯代辦外交部長。英國對德似乎也取妥協的步驟。在英、法兩國看來，倘使德、意兩國以齊一的步調向他們進取，他們是很爲難的。倘如英、法能夠分別妥協德、意，使德、意不至於同時一致興風作浪，是安穩歐洲局面的最好方法。我們且看英國這回急迫的妥協意國，有沒有分離德、意而安定歐洲的實效。我們且看英國對德，是不是以諒解他控制奧國，爲緩和他殖民地的要求的條件。這兩種期待，都是可以實現的。

假如英、法兩國的期待，都可以實現，歐洲一般人預料今年三四月間將要發生的戰雲，就可以先事預防，不至發生。歐洲安定的成就，對於東方自然有很大的影響。

日本的軍事行動是與國際形勢息息相應的。去年十二月，日本南進廣州的計劃，與英國派遣艦隊到太平洋來的意思，互相抵銷。英、日兩國由高度鬭爭一轉而爲緩和的狀態。很明白的，日、德、意

三國是在互相利用。德、意利用日本在遠東對英的威脅，來要挾英國。日本也利用意國在地中海上對英的牽制，來打擊英國。德國進取奧國和意國要挾英國的今日，也正是日本宣佈對於中國第二期戰爭開始的時候。如果英、德與英、意的妥協成立，歐局安定，日本也就無可利用以要挾英國，則英、日的交涉也就開始了。

再由積極的對日力量看來，蘇俄的行動，以英、法、美的共同積極行動為條件。美國的行動，又以英國的平行行動為條件。英國在太平洋上積極行動，又以意國不牽制和德國不乘機為條件。歐洲局面安定與否，對於太平洋的問題，有這樣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對意對德的妥協如成，同時就是英國在太平洋上行動的開始。然而這行動不是戰爭，第一步仍是和平談判。

英、法對德、意的均勢，是英、法對德、意的妥協的基點。同樣，英、美對日本的均勢，是英、美對日本和平談判的基點。今日以前的太平洋局面，是英國受歐洲方面的牽制，坐令日本打破國際的勢力均衡。今後的局面，是歐洲方面牽制的中止，將使英、美合作可以成立，而英、美對日本的均勢可以重建。但在均勢重建的時候，並不是他們打仗的時候。如果英國到太平洋打仗，則歐洲的風波又要起來。

反之，英國一面安定歐洲，一面與日本作和平談判，在英國看來，最切於實際，最利於成功。我在一月十五日就指出這個形勢來。我說：「英國穩住歐洲而拉住美國以向日本交涉的局面，很顯然是在進行之中了。」

在日本看來，太平洋上均勢的再建，是一種不歡迎的壓力。歐戰以後，英、美以九國公約恢復太平洋的均勢。這一回英、美以海軍聯合來維持九國公約，再建太平洋的均勢。當新加坡軍港落成典禮的時候，日本已感到英、美「孤立日本」的壓力已施用於日本的肩頭上面了。日本對於這個壓力，是只有讓步。不過日本想在中國趕造「既成事實」而以傀儡政府來讓步。所以佶俊六的代替松井，在華盛頓認為日本想早日結束軍事的企圖，所謂早日結束軍事，就是在歐洲不安的今日，趕造完成第二期戰事，以候英國於穩住德、意之時，拉住美國前來談判。

中國要看取英、美對日本的鬭爭與均衡，如何發展與再建，中國要把握自己的軍事，更堅定更順利的進行。

一〇 德國突變中的國際局面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魂創刊號——

問：你爲中國和德國的關係，說過的話，現在錯了吧？

答：中國和德國的關係本來有限度。這個限度，是由國防軍與國社黨的牽制，才維持着。國防軍既爲國社黨所掌握，這個限制當然維持不住了。還有兩度調停中，日問題都不成功，德國對於中日兩國不偏向這邊便要偏向那邊。這種變化是早在我們預料之中。不過，在德國態度還沒有大變以前，中國言論界當然不必攻擊他。

問：德國的突變，對中國有什麼不利呢？

答：當然有不利。但是，就程度來說，這不利的事實並不很嚴重。就前途來說，這不利是不久的。希特勒的投機，只是投機。每一回投機，只有使那富有的民主國家如英國，加強他實力制裁的必要的。

覺悟。德國這一次的投機，終於要緩和下去，再向英國尋求妥協。這個英、德妥協的大趨勢，是不至於變更的。我在一月四日發表的文章裏早指出這個趨勢，同時也指出國際局面是一張一弛一弛一張的。

問：歐洲不安，對中國怎樣？

答：歐洲安定，英、美的太平洋上合作，才有效力。歐洲不安，則美國期待英國的平行動作就弛緩了。歐洲不安，弛緩了英、美在太平洋上對抗日本的合作。

問：你在一月四日說英、德與英、意求妥協，同時也會有英、日的妥協，是的嗎？

答：是的。英國以折衷的態度向意求妥協，同時也會以折衷的態度向德再妥協。英國也可以同樣的向日本求妥協。

問：英、日的妥協，怎樣影響中國？

答：英、日的妥協如能成就，當然影響中國對日本的戰局。如日本讓步，在九國公約會議的原則之下，與英妥協，中日戰局便傾向於中止。

問：這樣的妥協成功嗎？

答：不會成功。英國這回的妥協德、意，決不是他一味的讓步。除了一年前的中國以外，各國在沒有能打仗要打仗以前，決不輕於喊打仗。這回英國的妥協德、意，是一種有強硬的手腕在背後的嘗試。英國如對日本妥協，一定也是一種嘗試。德、意對英國妥協的嘗試，有接受的可能。日本對英國的嘗試，沒有接受的可能。德、意兩國軍人都不打仗，日本的軍閥好戰並且正在打仗，不受打擊，不會息禍，英國如對日本作妥協的嘗試，不會成功。

問：不成功，接着就是英、日之戰嗎？

答：不，也不。

問：中國怎樣呢？

答：打下去，只有打下去是唯一的出路。

一一 兩種樂觀方法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在這時候，要讓一般知識界對於國際局面抱樂觀的態度，有兩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方法，是造成幻想，來引起一般人的狂歡。第二種方法，是指出事實，來養成一般人的忍耐。

第一種方法的好處，在使一般人能夠作一度的興奮。壞處是興奮之後，或許因為幻想的滅失，而陷於高度的悲哀與失望。如果一個幻想滅失，再起另一幻想，則第二個幻想滅失之後，一般人必不肯爲了第三度幻想而狂歡。一般人發現這些一個跟一個的幻想宣傳，是欺騙又加欺騙，將對於真可樂觀的事實，也一樣的不信。幻想的宣傳失效，以後整個的宣傳都失了效。空城計不能做兩回，這是很容易知道的。

第二種方法的壞處，是不能鼓起一般人的狂歡。好處是人們既不因幻想而狂歡，也就不會因

幻想的滅失而失望。人們把有利的局面看作有利。人們也會把不利的局面看作固然。這是第二種方法的好處。

現在的國際局面，是走到中國可以樂觀的階段上面了。過去人們所受的兩度幻想宣傳，雖然都已滅失，但是這回的國際的新局面，絲毫不使我們失望。可是這回的國際新局面絲毫不含有什麼幻想。

歐洲局面的大動搖，當然不利於中國。歐洲局面的動搖，使英、俄、法三國都沒有方法致力於太平洋問題的干涉。這是很易知道的事情。所以德國控制奧國與承認偽滿的舉動，很使國人震動。因為，如果德國的舉動擾亂了歐洲，不獨英國不能與美國合作的對抗日本，就是蘇聯也受了極大的牽制，沒有方法把力量用到東邊。德國的舉動，當然有使我們震動的效用。

反之，歐洲局面的安定，當然有利於中國。如果歐洲局面得到安定，則英、美合作以對抗日本的形勢必然加強。英、美對日本的均勢，當然有利於中國之抗日。這也是很易知道的。今日英國以埋頭擴軍的形勢，趁德國突進於中歐之際，拉開意大利，英國於妥協意大利的同時，又向德國打開談

判之門。這個政策，意思在拆散德、意，安定歐洲，使日本孤立。這個政策如果實行得成功，是利於中國的。這可以告訴大家，我們駐英的外交界是樂觀的。

進一步說，如果英國安定歐洲局面的政策失敗，又怎樣呢？英國安定歐洲的政策失敗，英國只有回到集體安全政策。英、法、俄的合作是要成功的。這對於中國也不是不利。我以為無論英國的政策前途怎樣，中國沒有悲觀。不過，這個樂觀是根據事實的樂觀，不是根據幻想的狂歡。如果另有不同的看法，以為德、意、日的同盟更加堅實，而英、法、美的態度反而不同，那才是可以悲觀的。我以為這種悲觀，只是對於狂歡的悲觀。根據事實的樂觀的看法，把這種前途看做固然，毫不驚異。況且，這種前途是不至實現的。

有些人把宣傳看作欺騙，叫我們連宣傳都不願做。我們不願意一天一天的欺騙大家。我們願意大家從國際的事實裏面看出樂觀的前途。不過，這種樂觀不是狂歡罷了。眼前大家既不狂歡，日後大家便不至於失望。

一二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二十七年，三月，五日，政論第五期——

德國以突破歐洲與世界和平的手段，要求殖民地，控制奧國。意國以突破歐洲與世界和平的手段，要求地中海、紅海的海軍平等。歐洲因此起了很大的風波。英、法、法等國都快要到和戰關頭。

英、法、俄、美愛好和平的國家，明知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以充實的軍力，作大戰的準備。但是打仗是他們不願意的。一面準備戰爭，一面又避免戰爭。日、德、意等要再分殖民地的國家，利用他們避免戰爭的弱點，一有機會，就逼緊他們到非戰即和的地步。當逼緊到這個地步的時候，兩方面便相互退卻，以成妥協。在英、法、法等國當然不得不吃一點虧，在德、意等國也只是得一點便宜，即便罷手。德、意等國也並不敢就打英、法。

這次德國對奧國突進，意國對英國逼取即時談判，都是乘那些愛好和平的國家不想打仗的

弱點的冒險行動。在英、法，取什麼政策呢？

英、法等國不外乎兩條大路好走。第一條路是理想主義的路。第二條路是現實主義的路。依於理想主義，英、法等國應當強硬對抗德、意，聯合愛好和平的各國，不惜一戰，以保和平。依於現實主義，英、法等國只有讓步，只有妥協。理想主義很顯然引到戰爭。現實主義很顯然就是妥協。戰爭乎？和平乎？兩條路只有走一條。

在英國，張伯倫首相傾向於現實主義。艾登外相傾向於理想主義。在法國，旭丹內閣傾向於理想主義。佛蘭亭前總理傾向於現實主義。在美國，羅斯福總統傾向於理想主義，孤立派和平派則爲現實主義者。在蘇俄，理論完全是理想主義，行動完全是現實主義。

英國現正取現實主義的政策，以即時談判求意國的妥協，同時求德國妥協。倘使妥協有相當的成功，中歐將以均衡的形勢，暫得和平。倘使英國的妥協政策失敗，傾向於理想主義的政策又要抬頭。但是各國的當局不能純取理想主義的政策。如法國現內閣，要加緊法、俄的關係，同時又希望英、意的妥協成功。就是英國現政府，也不能純取現實主義的政策，一面與德、意求妥協，一面又切實

聯合法國。美國對太平洋問題的政策是一樣的，一方面放棄孤立政策，一方面又避免與外國的聯盟的訂立，到了和戰關頭，仍有考慮的自由。

離開現實的理想乃是空想。毫無理想的現實乃是暴棄。空想誤國，暴棄亡國。中國的國策也是一樣的。以空想爲決策的標準，乃是誤國。以現實爲決策的標準，乃是亡國。具體的說，中國不空想各國爲集體安全而作戰。中國不忽視各國均勢的形成。中國要以堅定的戰爭，抵制日本的現實侵略，打破日本的既成事實。中國以此種堅定的抗戰，運用英、美對日本的鬭爭與太平洋的均勢。不空想，不自棄。這才是中國應取的態度。

一三一 歐洲形勢的緩和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德國乘列強避免戰爭的弱點，向國際抵抗力最薄弱的奧國下手。這件事變引起歐洲形勢高度的緊張。在法國政府，認為現在到了一九一四年的前夜。在蘇俄政府，號召英法的合作，以保衛捷克的獨立和制止德國的侵略。在意大利政府，表面上向德國表示好意，實際上向奧國的邊境增防，並極力與英國進行各種問題的談判。在英國政府，一面申明德國併吞奧國，已成「既成事實」，除戰爭以外無法挽回，又申明不準備負擔保障捷克的新義務，一面又再三申明英法的一致合作，同時極力與意大利進行談判。

由於法蘇兩國的強硬申明，德國的活動大約可以「適可而止」。捷克不受威脅，則中歐緊張的形勢緩和下來。重要國家的外交界以及中國駐歐的外交界，都推測歐洲大戰不致發生。實際上

德國的活動，也只是在不起大戰的限度以內的乘機冒險。

這個冒險的行動，第一，促成了英和意、法的接近。第二，促進了柏林、羅馬軸心的離散。第三，促成了美國十萬萬海軍擴充案的通過。第四，促起了蘇俄與法國的外交的強化的申明與活動。預料德國將有一緩和安靜時期。英、意談判成功以後，德國仍將與英國作緩和的談判。

在英國首相初與意大利妥洽的時候，英國的反對黨派已經攻擊張伯倫投降意大利。德國併奧的時候，英國的反對黨派加強他們的攻擊，以為張伯倫的政策縱容了德國的活動。在中國，這種攻擊也有追隨的論調。中國的言論也在這裏攻擊張伯倫投降，也在說英、意談判決不成功。其實，中國對於歐洲局面的看法，與歐洲人不一定是相同的。中國的眼光，是着重在太平洋問題的解決。太平洋問題的解決，第一要英、美合作，第二要俄國能夠有力量向東。美國的行動，要英國有平行的行動。英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必須意大利在地中海不牽制他的海軍。同時又必須歐洲沒有嚴重的問題牽制他的活動。俄國的東向，也是必須中歐安定。倘若這回德國併奧以後，又向捷克進攻，必至於引起俄、捷互助協定付予蘇俄的義務。蘇俄又怎能東向與日本對抗呢？中國的眼光既看重在太

平洋上列強共同對抗日本，所以對於英、意的談判，與其希望其失敗，勿寧認定其成功爲有利。至於德國併吞奧國，其所生效果，都可以說有利於中國。第一，德國的行動，促成意英接近。第二，德奧合併，促進了德、意軸心的離散。第三，德國的行動，加強了法、俄的合作。第四，中歐的巨變，使美國的十萬萬元擴軍案容易通過國會，使孤立派陷於慘敗的境遇。

歐洲的形勢，現正向有利於太平洋問題的解決的方向走。而其直接卽刻影響到中國者，還有兩點。第一，意大利與英國接近，其結果必使意大利與日本疏遠，並且轉向中國的方面。第二，德國在歐洲陷於孤立，將仍求與英國接近與妥協。德、英接近，又可以使德國向中國接近。在兩國交戰之時，第三國若與敵國呼應，當然不利於我國。第三國若與我接近而不再與敵國接近，當然不利於敵國。我們對於歐洲形勢的緩和，是這樣看法的。換句話說，我們不用歐洲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由中國的立場來看，所以是這樣的看法。

一四 德奧合併與英意談判

——二十七年四月五日，政論第七期。——

並論國際事變的推測與壓寶

國際的變化，論大勢雖可以推測，但推測與預言不同。我們推測一件國際的事變，有時可以斷定只有一個前途，有時可以有兩個或三個可以出現的前途，不能夠斷定事變究竟走到那一條路上去。在一個國際事變可以有幾個前途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就國際大勢和各種條件，再加推測，究竟那一個前途的可能性多些，不過只是推測，不是預言。

在推測一件事變的前途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希望，往往有很大的作用，如果擺在我們面前的材料很多，我們很容易拿材料來遷就自己的希望，換一句話說，我們很容易依於自己的希望，去選擇材料。我們如再拿這樣的材料來作論斷，得到的結論一定是國際的事變祇有合於我們自己希

望的一個前途，這種推測方法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我們不願意選取的材料，恰正是客觀有力的條件，那末，事變的前途便恰與我們希望的前途相反。

含有主觀希望的作用在裏面的推測，究竟還是推測。比這個更不可靠的是壓寶。寶盒裏的數目，不是單，就是雙。壓寶者既沒有方法推測這一寶是單還是雙，只好順手一壓。好在寶面只有兩個數目，不是單，就是雙。國際事變之前途，也可以壓寶。例如德國併吞奧國這個事變，在熟悉國際問題的材料的人，推測的結論是不至於促起大戰。又如英意的談判，熟悉國際大勢及英國政情的人，推測的結論是可以有相當的成功，不過這都是推測，不是預言。然而壓寶的觀察家按照他主觀的希望，壓一個單。他們以為德國併奧只有大戰與不至大戰的兩個前途，他就壓一個大戰的單。他們以為英意談判只有成功與不成功的兩個前途。他們就壓一個不成功的單。這種壓寶的觀察家，從前壓過俄國出兵的雙，又壓過一個英日打仗的雙。兩個雙都沒有出現，如今他們又連壓兩個單了。

他們為什麼壓這兩個單呢？他們的希望是英國政府的失敗。他們為什麼希望英國政府失敗呢？因為他們是先天的反英主義者。他們的反英是先天的。不論英政府的政策有利於中國抗戰與

否，他們總是反英，他們因此連壓兩個單。

就希望而論，我便不同意於他們，爲什麼呢？第一，太平洋的問題，解決的關鍵是英、美的合作，英國有力量到太平洋上來與美合作以對抗日本，必須英國的地中海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中國應當希望英、意談判成功，不應當希望英、意談判失敗。第二是英國有力量到太平洋來與美國合作以對抗日本，必須歐洲安定。中國應當希望德、奧合併不至引起大戰，不應當希望德、奧合併即刻引起大戰。第三，英、意談判不成功，意大利爲了反英必再加強聯合日本。反之，英、意談判成功，意大利必不再妨礙英國對抗日本的行動。意大利必疏遠日本而轉過來與中國接近。中國希望意大利不加強意、日的聯合，同時意大利轉而接近中國，總比他一心助日有利些，這三點都是很明白的。

就事實的演變而論，如今歐洲的大勢是向有利於中國的路上走。德國併奧而不侵捷克，可以使歐洲大戰不至於發生。德國併奧，在表面上得到意大利的同情，實際上促成意大利與英國更加接近，德、意的軸心，在表面上加強，在實際上傾向於離散。歐洲暫時的緩和，英、意一時的接近，都是對於太平洋問題有利的。並且，美國爲了歐洲的事變，不獨促成擴大海軍的十萬萬美元的預算案通

過於國會，並且更進一步可以把中立法廢止，這都是於太平洋問題有利的。

這樣的演變，從去年十二月半以後，種種情形都是推測得到的材料，這些材料，從列強一面準備戰爭而一面避免戰爭的大勢上看來，都可以推測得到任何事變都只有一張而一弛。在冒險的國家，其冒險必止於不至引起大戰的限度，在和緩的國家，其和緩的政策後面有實力的活動。因為英國和緩政策後面有實力，所以德國的冒險政策只向國際抵抗力最少的奧國下手。因為英國的和緩政策後面有實力，所以意大利只有在今年六七月以前要英國即時把兩國間問題解決下來。這只是推測，不是預言，推測如有根據，是容易準確的罷。預言沒有根據，祇是壓寶，壓寶也可以中，不過機會很少罷了。

一五 國際大勢與中國的外交路線

——二十七年，四月，七日，武漢日報——

歐洲近來的局面，引起中國言論界很大的爭論。有一種意見以爲德國併吞奧國，是要引起世界大戰，尤其是德國對於捷克的壓迫，有引起蘇俄與法國作戰的可能。又以爲英國與意大利的妥協不能成功，英國與意大利的談判，乃是英國的投降，英國的輿論不會同意於張伯倫的政府，一定要失敗。第二種意見以爲德國對於奧國的併吞，不致引起世界大戰，德國不會用武力壓迫捷克，因之也不致引起蘇俄與法國的用兵。又以爲英國與意大利的談判可以成功，英意談判也不算是英國的投降，因爲英國正在準備強大的空軍和海軍，這回的談判，與其說是英國的投降，不如說是意大利的讓步。

上面這兩種意見的爭論，頗爲激昂。可是依我看來，一個問題可以爭論的是在問題的意義，而

不是在問題的事實。事實不可以爭論，只有意義才可以爭論。這一次關於歐洲問題的爭論，他們往往把問題的意義與問題的事實混淆。本來他們是爭論德、奧問題的意義，本來是爭論英、意談判的意義，但他們卻爭論到德、奧問題與英、意問題的事實上去。譬如英、意談判究竟成功不成功？德、奧問題是否會引起世界大戰？這都是事實。事實的演變只可以推測，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尤其是事實已經很明白了，還在爭論，這種爭論有什麼價值？

現在我想把國際的幾種事實來報告大家，這些事實是不可以爭的。我把這些不可爭的事實報告以後，再來簡單的談一談這些事實的意義。

歐洲方面的國際事實，最重要的：

第一是英、意談判的成功。英、意談判的內容非常廣泛，在兩國未曾將談判內容公佈以前，我們很難知道全部。不過就報紙上已經發表的消息來看：英、意的海軍在地中海軍港以及艦數的分配，這些問題已經解決；意大利海軍通過紅海路線已經確定；凡此都是英、意談判的重要內容。這種談判成功以後，可以使英國在地中海上不受意大利的牽制。

第二是西班牙的問題：西班牙內戰，已有很長的時間，現在將近到結束的地位。這一個問題，在最近曾經有引起法國與意大利衝突的可能。在本年三月間，法國會派遣重兵到西班牙的邊境。後來這種衝突沒有成爲戰爭，大概西班牙的問題，已由於英、意妥協和法、意的讓步，不致再發生很大的糾紛。

第三是德國態度的緩和。英、意談判的成功，使德國與意大利間的關係逐漸渙散。換句話說，英、意談判成功的時期，即是德國孤立的時期。德國因爲感覺到孤立，所以對於捷克的壓迫，不能再向前發展。

以上的三種事實，就是說明了歐洲局面現在已見緩和。在太平洋方面，我可以舉出三點來：第一點是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仍然是強硬，美國海軍的擴大方案，已經由他們的國會通過；美國海軍的大會操，正在太平洋上舉行，美國政府申明他們對於世界的和平，取積極態度，並不抱孤立政策。第二點是英、美兩國對於日本海軍的競爭已在開始，日本因此感受到極大的壓迫。第三點是歐洲局面緩和以後，英國在太平洋的態度，當然更加積極。

總括歐洲的局面與太平洋的局面來看，我們可以簡單的說，是歐洲局面的緩和，英、美合作的加緊。在這種局面裏面唯一的缺點是蘇俄的清黨與肅軍，使蘇俄在此時期中無暇對外。除此以外，大體的情形都是不利於日本。換句話說現在世界外交的中心還是英、美、法三國，以英、美、法三國爲中心的世界外交，對於日本是有很大的威脅，是有很大的壓迫。對於中國則是有很大的幫助，有很大的便利的。

正在這時期，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確定了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這一種外交政策，是適應當前的國際新環境來確定的，這種政策就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爲什麼中國要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呢？因爲在世界上現在沒有集團的對立，也沒有陣線的分裂。現在德、意兩國已經分離，日本已經孤立，英、意、法的團結更加鞏固，在這一種環境裏面，我們中國只有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

一六 英意協定簽訂以後

——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掀起英國政治風潮及各國輿論爭執的英意談判，如今已經成立協定，於四月十六日簽字。這個協定簽字以後，國際的局面是怎樣呢？我現在分作幾點來推論：

一 西班牙問題的解決還要稍待

英意談判雖已成立為協定，協定的履行是還有問題的。在意大利方面，主張西班牙的意國志願軍撤退，要在西班牙國民軍全勝以後。假如西班牙國民軍不能全勝，意大利就不撤退他的志願軍，這個協定就算不得成功。在英國方面，首相張伯倫認為西班牙的志願兵一定撤退，不成多大問題，因為西班牙國民軍已經決勝。

由這一點來看，西班牙問題雖然沒有完全結束，但結束也不很遠。西班牙問題的結束，是以國

民軍的決勝爲基點。國民軍政權乃是英、意諒解乃至於法、意諒解的政權。蘇俄的勢力和影響，受了排斥。

二 德、意軸心減弱

大家到現在應當看得出英、意談判的速成，是受了德國併吞奧國的行動的催促。德國併奧的時候，意大利一面在意、奧邊境佈防，一面與英國急速開始談判。當時中國國內有人疑到德、意之間有深密的陰謀。但是當時墨索里尼的演說，已經明白說出意大利派兵防邊的舉動，說出意大利不願意德國的行動的意思。事情一天一天的明白了，德、奧合併，恰好促成英、意談判的成功。

意大利回復到斯特萊沙陣線去了。德國仍然陷入孤立的境遇。孤立的德國已經不是從前的德國，他已經得到了奧國，可以增進他的國家的實力。德國在外交上不得不向英國再開談判。英國在實力上不得不向德國重開和解之門。英、德的談判，將要再開，並且或將非常順利的進行。

三 法、意關係要有進步

當西班牙國民軍決勝的時候，法國會派大兵駐紮法、西邊境。一時兩方關係非常緊張。其間經

英國的勸阻，和意大利的讓步，一場戰爭總算免了。現在英意協定既在簽字，法國爲了不失去地中海的地位，爲了把握西班牙的政治前途，使其不成爲法國後顧之憂，不得不與意大利開始談判。這次達拉第代替布魯姆內閣而起，外交上需要變更政策，是一大原因。達拉第內閣得以支持，受英意協定的影響不小。法意的談判或許不久就要開始了。

四 日本不冒險即屈服

歐洲的變局，對太平洋的影響有兩點：第一是日本的孤立。日本此後，失去了靈通的策應者意大利的策應。如果德英談判再成功了，日本必更感孤立。第二是英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較爲自由。意大利在地中海上不會再牽制英國了。孤立的日本，在英美海軍競爭及英美平行動作之下，只有走向屈服的路。回想到歐戰以後，歐美列強想要恢復太平洋上的均勢，曾開一個華盛頓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有兩個國際公約成立，一個是四國海軍協定，一個是九國公約。九一八以後，日本一面破壞了九國公約，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一方面又破壞了四國海軍協定原來訂立的軍艦的比率，與英美實行海軍競爭。現在英國既得到太平洋上自由行動的機會，當然要與美國合作，來再

建太平洋上的均勢。這時候，日本正感受中國長期抗戰的困難。日本的實力正受中國的牽制。他怎能不向英、美與中國的聯合的壓力屈服呢？

日本如果要搖動這個正在發展的不利的局面，只有冒險的向中國以外的某國挑釁。他已不能得到意大利的策應而南向英國冒險。他或者能得到德國的策應而北向蘇俄。倘如他能夠用這一個方法，打破英國安定歐洲的政策，他一定要這樣作。不過，意、英及德、英關係正在好轉的今後，他的冒險只有把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淖之中。不冒險即屈服，要冒險必失敗。這是日本的運命。

一七 日本外交的煩悶

——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掃蕩報、武漢日報。

一 英、日妥協的困難

最近英國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對於太平洋有什麼影響？日本朝野非常重視。張伯倫最近的外交演說，沒有提過遠東問題。外交部長哈立法克斯對遠東問題更一言不發。是不是英國對義大利妥協以後，對德就要開始談判，對日本也取同樣的妥協的態度？這在中國雖然有人推論，而在日本的論壇卻大感焦急。日本最近的言論界，頻頻高叫着：「留心英國的對日包圍政策。」

在中國有些人攻擊張伯倫。在日本一般人也攻擊英國。就日本雜誌報紙所表現的張伯倫遠東政策，本來不利於日本。下面的記錄，值得我們舉出來：

一、日本派往英國的所謂國民使節石井菊次郎於二月三日首途回日。日本朝日新聞二月二

十八日的倫敦專電參考石井的意見，發表英國對遠東態度三點？

(1) 英政府應付遠東事變，不能完全不顧慮國民的反日情緒。

(2) 遠東事變現尙未見有最後安全點，故英政府抱靜觀的態度。

(3) 英國對於其在遠東的基本權利，決意維持。

二、倫敦泰晤士報東京特派員巴斯最近回答「東洋經濟」周刊主幹石橋的公開信上說道：「基本的論點是：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是與各國合作呢？還是軍事及經濟的支配呢？英國常時希望合作，但遇見支配政策時，爲防衛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加以反對。」

由這些記錄，可見日本人知道張伯倫的遠東政策，並不取妥協的姿勢。張伯倫政府的沉默，不過是認爲太平洋問題的解決，時機尙未到來。張伯倫政府並不以對義大利的態度來對日本。

二一九四一——四二年的危機

英國對遠東的政策之不變，英國外交當局屢次向中國使節說明。本來英國如放棄他在中國的基本利益而與日本妥協，他在東方的領土必將次第動搖。尤其是日本海軍的澎漲，使英國海上

霸權不能東向。這個實利的打算，在算盤主義的英國政府是會籌劃得到的。

英國在太平洋上的霸權的維繫，必須依賴美國的合作。英國自身不肯放棄遠東的基本利益而妥協日本，也不能夠不顧美國的態度而單獨向日本求和。

美國政府的態度已由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說，與赫爾對副總統的信札，對參議員的信札，以及英國外交轉變後在記者俱樂部的聲明，表示得非常明白。美國政府以為愛好和平的國家如不過問侵略國的橫暴，即不能維持世界與自身之和平。美國政府爲了維持世界及自身之和平，決定不孤立亦不聯盟的政策。

美國國民的態度，也可以叫日本軍閥不安。日本派往美國的親善使節高石真三郎的報告說道：「大多數美國人同情中國，而對日本的批評不好。」新近由歐美回日的笠井重治說道：「英、美對日本感情極壞，不僅不見好轉，反而繼續惡化。」

如今英國已緩和歐洲的局面，把義大利、德國及日本的同盟的反英的作用打消。英國已經把地中海上的牽制解除，以後在太平洋上可以自由動作。美與英的平行動作，因此而成爲可能。這時

候，美國一面埋頭擴充大海軍的計劃。一面與英、法照會日本，警告日本造艦，不得超過倫敦條約容許的限制。一面又派艦參加英國在新加坡的會操，一面舉行海軍的祕密演習。在英、美的海軍聯合之下的日本言論界往往把英國的外交政策與英、美的擴軍相提並論。高叫一九四一——四二年的危機。我們知道一九四一——四二是英國大海軍完成的年分。在這時候，英國新加坡艦隊可以切斷歐、亞的交通，封鎖日本在南洋的貿易。美國可以封鎖大西洋與太平洋的交通。兩國的大海軍可以對日作遠距離的封鎖。

英、美合作，除軍事意義外，還有外交的意義。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一方面訂立了英、美、日海軍的五、五、三的比率，一方面訂立了九國公約，阻止日本的大陸政策的進展。這一回英、美合作而與日本抗爭於太平洋，當然以海軍競爭與中國問題為鬭爭的兩大焦點。日本在一方面的失敗，就是在他方面的屈服。

三 日本的對策之不易

日本的對策也只有軍事外交兩方面。

在軍事方面，日本只有努力擴大海軍。擴大海軍只有增加財政的困難，而終竟不能與英、美兩國的大海軍相比。在外交方面，日本過去還有德、義的策應，尤其義大利在地中海上牽制英國的海軍，最有利於日本。現在，英、義協定已將日本的西方策應者分開了。於是日本外交論壇上，有乘英國外交轉變之際，日本應向英國尋求妥協的途徑的論調。如米田實，如清澤洌，都是有這種意見的。

在這裏，日本與英國的外交戰是很顯明的。日本要想離間英、美，反之英國努力英、美合作。日本要想勾結德、義，英國努力拆開德、義，打消日、德、義同盟的反英的作用，使日本在太平洋上感受孤立的困難。

日本現在陷於高度的困難，打開困難，似非易事。

